全唐文/卷0311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全唐文
作者：孫逖

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需要人工复查。复查后，请移除此模板。

冊潁王獨孤妃文

維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七月辛巳朔十日辛卯，皇帝若曰：於戲！樹之外屏，義在於展親，修其內則，禮先於擇配。咨爾故右驍衛郎將獨孤禮第十二女，軒冕之族，通姻自久；賢明之行，淑問攸歸。早習組紃之功，備詳圖史之學，實資女士，以儷藩維。今遣使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牛仙客、副使行黃門侍郎陳希烈，持節冊爾為潁王妃。爾其克慎威儀，無忘孝教，欽承國命，永茂嬪風，不可慎歟！

冊信成公主文

維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八月癸卯朔十五日丁巳，皇帝若曰：於戲！《易》著於歸，《詩》稱下嫁，所以正風化、厚人倫也。咨爾信成公主，淑慎由衷，聰明形外。訓以師氏，頗詳環佩之儀；修其婦功，更習紘綖之藝。日徵先近，年及有行，宜錫徽章，俾膺茂典。今遣使金紫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兼中書令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李林甫、副使中大夫守中書侍郎集賢院學士徐安貞，持節冊爾為信成公主。爾其光昭閫德，宏長國風，無怠厥心，就綏介福，可不慎與！

冊昌樂公主文

維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八月癸卯朔二十九日辛未，皇帝若曰：於戲！好合之禮，以正人倫，肅雍之德，用成婦道。咨爾昌樂公主，生知法度，性與柔和，亟聞彤史之言，頗識采蘋之事。素以為絢，既閑於內則；梅有其實，式遵於下嫁。宜膺冊書之命，以備車

服之庸。今遣使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牛仙客、副使黃門侍郎陳希烈，持節冊爾為昌樂公主。爾其欽崇四教，承順六姻，式是大邦，受茲明命，可不慎歟！

冊高都公主文

維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九月壬申朔十一日壬午，皇帝若曰：於戲！古之聖人，垂訓作則？必正內外之位，以明婚姻之禮。咨爾高都公主，生於公宮，自稟幽閑之性；教以師氏，更彰徽柔之則。能循法度，克慎言容，魯館於歸，沁園將啟，宜膺冊命，俾協典章。今遣使工部尚書牛仙客、副使黃門侍郎陳希烈，持節冊爾為高都公主。爾其自下於心，增修厥德，式瞻清懿，永固恩榮，可不慎歟！

冊永寧公主文

維開元二十六年歲次戊寅八月丁酉朔二十二日戊午，皇帝若曰：於戲！人倫式敘，以正國風，女子有行，將成婦道。咨爾永寧公主，自幼及長，終溫且惠，引圖史為鏡鑒，用柔和為粉澤。許嫁而笄，既遵於彝典；備物之冊，宜承於寵命。今遣使金紫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兼中書令李林甫、副使上柱國徐安貞，持節冊爾為永寧公主。爾其謙恭自下，淑慎為先，無忝公宮之教，永貽邦媛之則，可不慎歟！

為宰相賀雪表

臣某言：臣伏見自冬已來，雨潤微少，雖春候尚遠，未足為災，而聖慮憂勤，恐妨農事。靈星允答，瑞雪其滂。自昏達明，已睹於盈尺；無遠不及，何止於千里？既溥既霈，足表西成之徵；不疾不徐，正符東作之候。豈伊利澤？更是殊祥。臣等微生，叨荷榮渥，幸睹休慶，空知抃舞。無任欣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為宰相賀雨表

臣等今日見高力士，伏承陛下以春雨愆，皇慈軫念，特紆鳳輦，俯詣龍池，祝之以聖言，詰之以神理。靈星允答，膏澤遂盈，速若影響，合如符契。則知聰明之德，與乾道而潛通；變化之功，隨聖情而廣運。殊祥昭著，丕應難名，在於微臣，倍深慶悅，伏望宣付國史，以揚天休。無任抃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為宰相賀雨表

臣某言：臣等伏見近者微旱，聖情勤勞，躬徇物情，修禱祀於神明；焦思憂人，罷歡宴於良節。精誠懇至，上應元通，果叶休徵，遂成膏雨。植物皆潤，已泚霢霂之恩；陰雲尚多，終致滂沱之澤。三農有慶，萬國同歡。臣等職在燮和，效無涓滴，久勞聖慮，責且重於邱山；幸遇甘霖，恩實濃於卉木。無任欣慶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為宰相賀平原郡鑄尊容爐上有紫雲等瑞表

臣等伏見平原郡奏，去月七日鑄尊容，爐上有紫雲如蓋，高三尺餘，鑄畢方散。煙焰中又依稀有一老人，須眉皓白，俯臨鑄上，並繞爐行道，時聞空中傳億萬聲。及鑄畢啟模，相好圓滿，麵有自然之金色者。聖心通感，至道炳靈，洪爐未開，殊祥累見。蓋呈祥瑞相，表異金光。烈火之中，式瞻仙老；無聲之地，忽聽神言。在前古而未聞，不崇朝而薦至，稠疊之慶。名言所難。況肇自京師，至於郡國，真容所鑄，靈應必臻，神妙無方，用彰於聖壽；生靈何幸，永睹於昌期。臣等忝居近侍，倍加欣慶。無任抃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為宰相賀開元觀鑄聖容慶雲見表

臣等伏見開元觀先請今月十八日鑄聖容，昨夜先期普天降雨，遲明展事，萬里無雲。及寫之際，又有卿雲休氣。氤氳扶日，道俗齅睹，移時不散。伏以聖惟不測，有感而必通；天則無言，觸類而成應。陛下欽崇至道，子育蒼生，爰寫尊容，將洪介福。故得天地合氣，神靈布和，甘澤而達曙已晴，彩雲而抱日呈瑞。鎔範之際，殊祥畢集，實表聖明之感，更彰仁壽之期。臣等忝在掖垣，不勝大慶。無任悅豫之至。

為宰相賀會昌山慶雲見表

臣某言：臣等今日仗退後，伏見會昌山上有五色雲見，紅翠稠疊，光彩相鮮，燦若藻繪，積如山嶽，近依湯井，俯俛宸居，移時不散，從臣齅睹。伏以雲物變態，真仙所憑，法駕才上，祥光已見。豈惟天地合氣，以表於和平；固以神靈告休，用彰於聖壽。無任抃躍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為宰相賀賽龍潭有瑞雲表

臣某言：適內謁者監牛仙童至，奉宣進止，先為蒼生祈雨，今日告賽不坐，明日劉修不坐者。涼秋已來，時雨未降，陛下憂勤兆庶，躬自祈禱，甘澤溥洽。又陳昭報，親紆鳳輦，俯諸龍堂，御膳撤鮮，齋宮致潔。亦既累日，方申大祭，禮畢之後，更祝龍潭。才發德音，已臻丕應。仙童云：其時即有青紫雲自潭而起，燦熳呈祥，煙熅布和，勢騰晴空，光映秋水。即知飛龍之德，變化無方；聖人之感，深微莫測。惟茲靈貺，實謂殊常。臣等特賀恩榮，倍增欣慶，伏望宣示朝列，兼付史官，用垂明徵，永昭盛德。無任慶忭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為宰相賀中嶽合煉藥自成兼有瑞雲見表

臣某言：臣等伏見道士孫太衝奏，事奉進止，令中使薛履信監臣於中嶽嵩陽觀合煉。其灶中著水，置炭於灶側，對三卻回，已經數月。泥拭既密，緘封並全，即與縣官等對開門。其炭並盡，灰又別聚，不動人力，其藥已成。初乃五色發瑞，終則太陽暉於爐際。又河南裴敦複所奏，並奉敕令右補闕李成式往驗並同者。臣聞神變無主，式昭於幽讚；聖心有感，必驗於元通。陛下至德奉天，精誠契道，動無不應，事若合符。故得煉藥之所，瑞雲先見，丹壚不爇，金液自成。太陽降精，宜假於人工；飛廉扇炭，諒關於神力。殊祥特異，曠古未聞。靈跡既彰，用資於聖壽；群生何幸，就睹於昌期。況在微臣，實倍常品。無任抃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為宰相賀太原府聖容樣至有慶雲見表

臣等伏見太原尹常濟奉今月四日紫極宮玉石聖容樣至北京，其時有慶雲垂天，自辰至巳，輪囷紛鬱，萬姓鹹觀者。伏以靈物呈瑞，神仙效靈，豈伊天地之和，更是壽昌之慶。況太原舊國，王業所興，聖容才及於近郊，卿靄已彰於合契。氤氳五色，變汾水之白雲；隱映三清，類函關之紫氣。上元感通，品物同歡，況在微臣，倍深慶悅。無任抃躍之至。

為宰相賀李樹淩冬結實表

臣等伏見劉麟奏，南郡李樹淩冬結實，並圖及李實者。惟此珍樹，名應皇族，元元所指，用興長發之祥；明靈是憑，故表非常之瑞；已經夏實，更發冬榮，霜雪而翠葉不彫，斯須而朱實皆就。仁及草木，既葉太平之期；道貴生成，仍呈久視之應。恭惟聖感，詎可名言，所以彰寶祚之靈長，表天枝之碩茂。遠逾海嶠，來薦闕庭，豈三秀之足稱，何兩

歧之敢喻？殊祥薦至，品物同歡，況在臣等，豈勝抃躍？無任欣慶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為宰相賀合煉院產芝草表

臣等伏見道士黃河清等奏，興慶宮合煉院內產芝草，五色分輝，六莖（闕二字）神丹入煉而轉精，禎祥應期以如答。睹茲嘉瑞，望宣付史官者。伏以靈芝所致，和氣之精，著美仙經，標名瑞典。陛下深仁契道，至德通神。煉液飛丹，既啟長年之館；敷華有葉。遽呈三秀之祥。五色有類於卿雲，六莖且符於帝樂。豈惟動植昭感，以表於休徵，固亦真仙葉應，用彰於聖壽。臣等忝侍軒陛，倍深慶悅。無任抃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為宰相賀武威郡石化為麵表

臣等伏見王倕奏，武威郡番禾縣嘉瑞鄉天寶山周回五六里，石化為麵，在近村閭及諸郡部落，自今載正月以來取食，甘美益人。又按《圖經》，貞觀九年，鳳凰集於此，故名嘉瑞鄉，其天寶山在此鄉界。伏以神道設教，變化無方；聖人為心，感通必應。陛下仁霑動植，澤及生靈，故得地不藏寶，石變為麵，既資人食，又濟邊廩。成熟自因於道氣，艱難不待於農功。豈來麥之足方，何雨粟之能喻？況山符聖號，用彰於萬壽；鄉表瑞石，允迪於前烈。殊祥葉應，景福攸臻。臣等忝侍軒墀，倍深慶悅。無任抃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為宰相賀檀州界破奚賊表

臣等今月二十五日於易州所奏事，陛下顧謂臣曰：「朝夕之間，諸軍當有捷書至。」臣等愚淺，莫測天心，不逾數日，張守珪果奏副將安祿山於檀州界破奚賊，擒生斬級，並獲馬牛，計至數千。定期不差於晷刻，指事有同於符契。聖惟廣運，神以知來。微妙之言，自成於係象；元通之術，不假於蓍龜。精義難名，前古未有。臣等何幸，親睹明徵，驚喜之誠。抃躍交集。伏望宣示朝列，兼付史官，式昭德音，永用垂範。無任喜慶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為宰相賀破吐蕃並慶雲見表

臣等比見吐蕃舉國徵兵，向二十萬，掘壕置柵，攻逼定戎城。頃因奏事，陛下謂臣等曰：

「吐蕃雖眾，當即破亡。計日之間，捷書必至。」昨見皇甫惟明奏，破定戎城下吐蕃賊二十萬眾，並斬獲大將論莽布支頭，隨狀奉進。又初與賊相遇，西風甚急，及交鋒之後，便至風回，既掃妖氛，兼有慶雲見者。臣聞天之討罪，俟盈貫而方誅；聖無不通，匪常情之所及。伏以西戎凶鬼，久負恩信，敢逾絕漠，來犯邊城。舉國興師二十餘萬，經時固守八十餘日，蟻聚蛇伏，狼顧鴟張，據便地之井泉，逼懸車之暫壘。雖逆順曲直，本無敵於王師；而眾寡安危，難預卜於人事。自朝及野，能不憂虞？陛下神算無方，睿謀先覺；料此狂寇，必合敗亡。決秘策於禁中，落奇兵於天上，應期撲滅，萬里廓清。天聲所振，已讋於四海；虜將之首，又懸於北闕。事均符契，理絕名言。況合戰之時，則返風破敵；決勝之後，則卿雲藹空。大塊資其殺氣，輪囷表其休色。實惟聖感，詎測神功？主在庶寮，不勝忭躍，況於臣等，倍萬恒品。無任慶快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為宰相賀九姓斬送突厥首表

臣等伏見王忠嗣奏，九姓拔悉密等斬突厥可汗首，送至朔方軍者。伏以北虜孔熾。其來自久，憑險恃遠，幹紀亂常。雖聖德撫和，約為父子之國；而野心凶獷，不改豺狼之性。既盈稔貫，自速天誅。頃歲已來，頻貽喪敗，酋豪向化，雖已歸降，默啜迷恩，尚為潛竄，苟合餘燼，偷安絕漠。陛下聖慮先覺，神謀獨斷，使其種類，自至攜離，鹹革麵於塞垣，遂傳首於軍壘。以狄攻狄，寧勞六月之師？有征無虞，豈待三年之克？永罷邊柝，遂清虜庭，斬蚩尤而莫儔，戮防風而何有。豈惟率土無外，用表於昌期？固亦先天不違，更彰於睿算。凡曰士庶，不勝慶悅，況在臣等，倍百恒情。無任抃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為宰相賀突厥來降表

臣等伏以突厥患邊，其來自久。頃雖朝廷示信，約為父子之國；然而戎狄無親，常畜豺狼之誌。陛下聖謀廣運，睿略元通，至道昭感，神明葉讚。不勞一卒，不頓一兵，使其種落，自相攜貳。今葉護敗亡，殞身漠北，妻子縲係，為俘闕下。巢傾席卷，瓦解雲散，萬里無事，二庭遂空。曠古不賓，盡為臣仆，普天所覆，皆入封疆。諒由負德背恩，自速天亡之禍。固亦休兵偃甲，用彰海宴之期，實有無方之神，寧惟不戰之勝。求諸載籍，所未嘗聞。臣等幸遇昌期，欣逢大慶，忝居近密，實倍恒情。無任抃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仍望宣付史官，兼示中外。

為宰相賀隴右破吐蕃表

臣等先在城中，因奏事陛下謂臣等曰：「朕料至重陽已來，諸軍必頻克捷。」臣等欽承聖旨，詎測神功，近者隴右果奏斬獲莽布支，並生擒蘇毗王。及鑾駕將回，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又奏，西山將士分為五道，破吐蕃城堡鎮柵等四十餘所；四鎮節度馬靈察又奏，破吐蕃不可勝數，並聞護密識匿等數國共為邊捍者。數旬之間，三方告捷，應如影響，合若符契。禁暴如武，盡決於宸衷；知來似神，更超於係表。斬級獲鬼，陷陣毀城。分南方之五將，舉無遺策；道西城之諸蕃，仍為外蔽。百戰百勝，以夷攻夷，高居九重，懸料萬里，所以彰睿略之天讚，知犬戎之日蹙。臣等忝陪巡幸，預奉德音，踴躍之誠，實倍恒品。無任欣慶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為宰相賀趙郡鑄天尊及佛有諸瑞表

臣等伏見趙郡奏，鑄等身元始天尊，其日天氣晴和，祥雲散彩。又開模未畢，先出白光，尊容漸見，毫光圓滿。其花冠耀白色如玉，遍身衣帔，自然雲霞，眉上兩點白光，流轉照耀。又鑄等身釋迦牟尼佛，螺髻兼遍身自然玉色，唯頂至麵為紫金色。聖情敦道，天心護法，爰降宸儀，將崇寶相。鑄寫之際，禎祥屢臻，初發止於上京，遂呈祥於外郡。金姿玉色，不假琢磨；霞帔霓裳，非因藻繪；見祥光於眉宇，生瑞氣於雲端。曲示明徵，宛如合契。元貺稠疊，用彰萬億之期；蒼生何幸，盡登仁壽之域。臣等忝奉軒墀，倍深欣慶。無任抃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仍望宣示朝廷，編諸簡冊。

為宰相賀開元寺釋迦牟尼佛白光等瑞表

臣等伏見開元寺所鑄釋迦牟尼佛，身現金色，頂含白光，發濃紫於聖容，散純黃於佛體。未加瑩飾，已成相好，殊祥異應，昔所未聞。伏以聖人為心，元妙莫測；至誠所感，靈變無方。陛下子育群生，宏修正教，寫真容於法界，傳寶相於恒沙。洎崇建以來，禎祥畢集，自有神通之助，豈資人妙之功？超絕瑞於千古，表昌期於萬邦。凡曰士庶，不勝慶幸，況於臣等，倍切常情，無任抃悅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為宰相賀宮人夢玄元皇帝應見表

臣等昨因奏事，親承德音：宮中有一婦人，性頗好道，然未全通悟。數日以前，忽夢元元皇帝殷勤教誡道法，尚未盡解遵承。無何，又依前夢見，大被嗬責，遂以水噀其兩目，因而喪明。比夢覺後，都無所見，然始責躬罪已。精祈至真，又夢元元皇帝教之曰：「

汝可見吾孫，自當立愈。」其婦人曰：「不知孫是何人？」曰：「汝皇帝是也。汝至酉時可見，當施其法，使汝知驗。」至時，宮中數人共扶見朕，朕為潔誠作道法使救療，其目須臾自開，平複如舊。聖祖靈感，昭然合符，與卿等同慶者。伏以混成莫測，元元闡其教；眾妙難名，陛下光其業。二聖表德，千古葉符，將告天休，遂憑宮女，乘恍惚而為夢，在希微而有聲。不因其言，孰報貽孫之慶？不開其目，何彰救物之慈？法事既陳，靈徵果驗，能使病者，複歸其明。當聖躬本命之時，合烈祖元通之契，事且符於久視，理仍葉於常存。殊尤之祥，載籍未有。臣忝跡樞近，親奉德音，慶悅之情，實倍恒品。無任抃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為宰相謝至尊為蒼生祈福表

臣等伏見太常寺太祝王璵奏，陛下自臨禦以來，未嘗不四更已後，夙興盥漱，為蒼生祈福。每遣公卿方士巡察川嶽，祝文虔誠，禦劄親署，曾無一字，自為聖躬。伏請自今以後，聖心徇物，俯垂矜允，下情獲展，品物同歡。伏以虞後濬明，但聞恭已；周王旰食，亦謂憂人。未有精意妙門，勤祈道寶，勞聖躬於夙夜，移景福於蒼生。遂以為常，久而無倦，肇自開辟，未嘗睹聞。雖覆燾之恩，豈求報於芻狗；而生成之類，願效祝於封人。天聽不違，民心載悅，況在臣等，特荷殊私。莫測神功，空慚帝力。無任忻慶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為李右相謝上上考表

臣今日伏奉恩旨，垂賜上上考並辭，捧讀兢惶，戰汗交集。臣謬以庸薄，久塵樞近，承奉明命，述宣聖謨，罪戾猶多，涓埃何補？豈晤天心善誘，宸眷殊常？垂翦拂於德音，逾涯越分；降恩私於考績，超等邁倫。雖承含垢之慈，終多覆餗之懼。無任慚悚之至。

為宰相謝賜竹扇表

高力士至，奉宣恩制，各賜臣等竹扇及聖讚。齎以器用，俯矜於煩暑；博以文章，更垂於光拂。殊私備及，自昔未聞。臣等輕生，謬膺大任。雖聲心勵節，徒有慕於修篁；而淺識薄材，何足當於睿藻？外榮天錫，內愧禦題，善誘之恩則深，負乘之責彌懼。何以對越休命，奉揚元風？捧對兢惶，罔知攸措。不勝感戴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為宰相謝賜果實等表

臣等今日頻承賜齎，累降珍鮮，飽德空深，荷恩無力。伏以甘果之實，今則非時，寧惟自遠而來，固亦以少為貴？當供御膳，以備天廚，何幸小人之腹，忽辱非常之賜？未施塵露，空忝稻粱，悚戴慚惶，罔知攸措。謹奉表陳謝以聞。

為宰相謝賜永穆公主池亭遊宴表

臣某言：內使趙侃奉宣恩旨，賜臣等明日於永穆公主池亭遊宴者。謬承天澤，頻賜春遊。小人之腹，每辱於珍膳；下裏之聽，屢聞於仙樂。殊私薦及，榮施難酬。雖朝野多歡，實樂太平之運；而涓埃莫效，彌慚非據之恩。無任悚灼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為宰相請不停千秋宴會表

臣等伏見太常卿韋縚奏稱，京兆尹韓朝宗麵承進止雲，若更不雨，即停千秋節者。臣等伏以千秋令節，萬壽良辰，上以答皇天啟聖之休，下以展蒼生務農之望。禮白帝，賽田神，著在典式，久通誠感。陛下以經旬不雨，憂人軫念，有阻群情，將停盛節。勤恤之旨，被物以深；而祈報之歡，於義難間。況近城郊甸，雖以愆陽，自餘郡縣，頻霑霈澤。今自東京起居使魏方進至，臣等親問方進雲，自陝以東，數日一雨，秋稼滋茂，特異常年。此則萬庾可期，三農無害。近郊之內，雖未霑霈，率土之濱，已知豐衍。太平令典，豈可闕如？又數年以來，此禮頻廢。臣子之地，獻壽無因；朝野之情，多歡莫展。特希天鑒，俯暢人心。

陳情表

臣父嘉之，幸遇明時，早勤學業，出身入仕，四十餘年。歷官五政，經考二十，未能亨通，纔及令長。臣夙荷嚴訓，累登清秩，頻遷省闥，又拜掖垣。地近班榮，臣則過量；途遙日暮，父乃后時。在公府有偷榮之責，於私庭無報德之效。反慚烏鳥，徒廁鴛鴻。伏望降臣一外官，特乞微恩，稍霑臣父。

應賢良方正科對策（並問）

問：朕聞理國莫尚乎任賢，命官必資乎選衆。堯舜以聲而以度，考覈良難；殷周取德兼取言，徵求匪易。朕所以載懷經術之彥，夕遺其寢；虛佇藝能之士，朝忘其饑。子大夫

光我弓旌，應斯揚擇，為政作法，豈無前範，安人濟時，亦有令躅。宜敘立身之志，各言從官之才。至如七輔、八元，施何綱紀？十臣、四老，正何得失？並陳事跡，兼詳名氏。夫朝會古禮，登享舊章，九儀式辨其賜，六贊各明所執。雍畤起自何年，亳社立於何代？天士、地士，此何所封？諸布、諸嚴，彼何所主？又穆邦家而濟生死，三聖之教何長？利動植而益黎元，五材之用何要？工商兩業，在俗何先？文武二柄，適時何急？凡此數科，不獲雙美，必去者方於去食，可存者同夫存信。朕將親覽，爾等明言。

對：伏惟陛下文明有赫，元聖廣運，勸激極乎宇宙，察微窮乎物象。至如選衆任能之術，禮經享物之要，三聖五材之短長，文武工商之用捨，斯並獨斷聖慮，懸衡睿謀，百辟端委而雍若，庶績不言而潛運矣。猶以為立政圖大，試言務重，弗躬弗親，庶人不信，降清問於穹昊，儼神威於咫尺。斯亦堯咨舜吁，同德比義。臣愚敢不拜手稽首，對敭天子之休命。制策曰：「子大夫光我弓旌，應斯揚擇，為政作法，豈無前範，安人濟時，亦有令躅。宜敘立身之志，各言從官之才」者。臣聞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神化陰騭，要道光被，設序塾以教於鄉，立膠庠以訓於國，制為祿秩，以勸其從，則含生稟靈者，孰不刻意於仁義，飭躬於聞達？所謂堯舜之代，比屋可封也。臣以一介，能行無取，思勉進以追羣，顧觀光而知愧。嘗亦自強不息，有聞而行，馳顏閔之極摯，伏周孔之軌躅。學古庶乎叶道，慎行期乎潤身，非有志於干祿，苟求仁於寡過。立身之志，允或在茲；從官之才，則愚豈敢？何則？仲尼有言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必也臨事，難乎預謀。」昔孔明之自比管樂，時人未許；仲由因之以師旅，夫子哂之。祗奉睿問，懼深隕越，其敢靦冒，輕議天工。陛下點若不棄菅蒯，無遺蘊藻，考片言而察所以，效一官而視所由，安敢廋哉！取則不遠，知人則哲。陛下允迪於聖君，揚已自媒，微臣敢辭於醜行！制策曰「七輔、八元，施何綱紀？十臣、四老，正何得失？並陳事跡，兼詳名氏」者。《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故君明臣忠，予違汝弼，時聞間出，代有其人。昔者黃帝之首出庶物也，時則有若七輔，股肱舟楫；虞舜之賓于四門也，時則有若八元，忠肅恭懿。周文之心德同濟，始用十臣；漢儲之羽翼已成，初聞四老。陳其事跡，斯亦庶乎；詳其名氏，固可量也。七輔則風牧共貫，八元乃伯仲同歸。語十臣之倫，則太顛、閎夭；稽四老之類，則綺季、園公。昔郯子之敘古臣，勞於傾蓋；魯公之問儒行，疲於更僕。況實繁有衆，急景不留，聊舉凡以見意，豈遽數而周物。制策曰「夫朝會古禮，祭享舊章，九儀式辨其賜，六贊各明所執。雍畤起自何年？亳社立於何代？天士、地士，此何所封？諸布、諸嚴，彼何所主」者。《傳》曰：「朝有定制，會有表儀。」《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斯蓋曲為之防，事為之制。經禮三百，儀禮三千，載在祀典，藏之史籍。九儀謂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六贊謂孤執皮幣，

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雍畤起於秦年，亳社立於周代。天士、地士者，漢武之寵方士，將軍始受其封；諸布、諸嚴者，班史之記小祠，先儒不詳所出。制策曰「穆邦家而濟生死，三聖之教何長？利動植而益黎元，五材之用何要？工商兩業，在俗何先？文武二柄，適時何急」者。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之欲也。天稟其性，而不能節，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故務恬樸，貴清淨，同術於湯之益謙，合志於堯之克讓，此道教所長也。若乃不殺伐，證因果，包太空以為言，化羣有而歸寂，此釋教所長也。皆能懲窒嗜欲，靜鎮紛糅，王侯得之，以貞天下。至於辨貴賤，立君臣，示之以好惡，因之以誅賞，使禮樂刑政，燦然可觀，則為善不同，其味相反，繫風捕影，蕩而無適。故知孔氏之立教，乃為邦之所急也。《傳》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斷之於陰陽，效之於氣物，示休咎以垂誡，因興衰以運行。若可廢，則乾坤之道，其或息矣。然土爰稼穡，居中履正，應我皇之休運，弼大化以阜成，利動植而益黎元，先金火而逾水木。必不得已，斯其一隅。又國有六職，實載工商，時之二柄，莫先文武。同唯阿之相去，何是非之足徵？然舜命共工之職，周有《考工》之記，車服器械，斯焉取斯。豈與夫乘時射利滯財居逐者，若茲之瑣瑣焉。文德者，政之所專也；武威者，文之所助也。然則士農之末，作巧賢於鬻貨；昇平之歲，經國先於定功。臣學昧稽古，思迷政途，謀適不用，空愧繞朝之策，道之將行，猶委仲尼之命。謹對。

對讀書判

〈甲讀《周書陰符》，或告違法。〉

所習有業，著在前典；不讀非聖，聞諸昔賢。甲知敬學之為先，遂發憤而忘食。既而下帷之時，不學明訓；張燈之際，乃習《陰符》。徒成仲舒之淫，不如元凱之癖。或稱違法，誠則伊咎，欲將議獄，其或有詞。至於太公傳符，蘇秦佩六國之印；黃石受記，張良珥七葉之貂。苟如斯失，無寘於辟。

對除喪鼓琴判

〈乙既除喪，而鼓琴成聲，或告忘哀，雲不敢過。〉

三年之喪，寧戚則易；百行之最，惟孝為先。乙縗絰既除，欒棘餘毀。既而綠琴在禦，朱弦高張，搏拊成聲，愉樂斯在。雖子張臨喪，和之而和。先王制禮，不敢不至，與其樂也，何其速哉？

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